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連城壁 第四卷 清官不受扒灰 謗義士難伸竊婦冤

詩云： 從來廉吏最難為，不似貪官病可醫。

執法法中生弊竇，矢公公里受奸欺。

怒棋響處民情抑，鐵筆搖時生命危。

莫道獄成無可改，好將山案自推移。

這首詩是勸世上做清官的，也要虛衷捨己，體貼民情，切不可說我無愧於天，無作於人，就審錯幾樁詞訟，百姓也怨不得我。這句話，那些有守無才的官府，個個拿來塞責，不知誤了多少人的性命。所以怪不得近來的風俗，偏是貪官起身有人脫靴，清官去後沒人尸祝，只因貪官的毛病有藥可醫，清官的過失無人敢諫的緣故。

說便是這等說，教那做官的也難。百姓在私下做事，他又沒有千里眼、順風耳，那裡曉得其中的曲直？自古道「無謊不成狀」。要告張狀詞，少不得無中生有、以虛為實才騙得准。

官府若照狀詞審起來，被告沒有一個不輸的了。只得要審口供。

那口供比狀詞更不足信，原、被告未審之先，兩邊都接了訟師，請了干證，就像梨園子弟串戲的一般，做官的做官，做吏的做吏，盤子又盤，駁了又駁，直說得一些破綻沒有，方纔來聽審，及至官府問的時節，又像秀才在明倫堂上講書的一般，那一個不有條有理，就要把官府騙死也不難。

那官府未審之先，也在後堂與幕賓串過一次戲了出來的。

此時只看兩家造化，造化高的合著後堂的生旦，自然贏了；造化低的合著後堂的淨丑，自然輸了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

難道造化高的裡面就沒有幾個僥倖的、造化低的裡面就沒有幾個冤屈的不成？所以做官的人，切不可使百姓撞造化。我如今先說一個至公至明、造化撞不去的，做個引子。

崇禎年間，浙江有個知縣，忘其姓名，性極聰察，慣會審無頭公事。一日在街上經過，有對門兩下百姓爭嚷。一家是開糖店的，一家是開米店的，只因開米店的取出一個巴斗量米，開糖店的認出是他的巴鬥，開米店的又說他冤民做賊，兩下爭鬧起來。見知縣抬過，結住轎子齊稟。

知縣先問賣糖的道：「你怎麼講？」賣糖的道：「這個巴鬥是小的家裡的，不見一年，他今日取來量米，小的走去認出來，他不肯還小的，所以稟告老爺。」知縣道：「巴鬥人家都有，焉知不是他自置的？」賣糖的道：「巴鬥雖多，各有記認。這是小的用熟的，難道不認得？」說完，知縣又叫賣料的審問。

賣米的道：「這巴鬥是小的自己辦的，放在家中用了幾年，今日取出來量米，他無故走來冒認。巴鬥事小，小的怎肯認個賊來？求老爺詳察。」知縣道：「既是你自己置的，可有甚麼憑據？」賣米的道：「上面現有字號。」知縣取上來看，果然有「某店置用」四字。又問他道：「這字是買來就寫的，還是用過幾時了寫的？」賣米的應道：「買來就寫的。」知縣道：「這樁事叫我也不明白，只得問巴鬥了。巴鬥，你畢竟是那家的？」一連問了幾聲，看的人笑道：「這個老爺是癡的，巴鬥那裡會說話？」知縣道：「你若再不講，我就要打了！」果然丟下兩根籤，叫皂隸重打。

皂隸當真行起杖來，一街兩巷的人幾乎笑倒。打完了，知縣對手下人道：「取起來，看下面可有甚麼東西？」皂隸取過巴鬥，朝下一看，回覆道：「地下有許多芝麻。」知縣笑道：「有了干證了。」叫那賣米的過來：「你賣米的人家，怎麼有芝麻藏在裡面？這分明是糖坊裡的傢伙，你為何徒賴他的？」

賣米的還支吾不認，知縣道：「還有個姓水的干證，我一發叫來審一審。這字若是買來就寫的，過了這幾年，自然洗刷不去；若是後來添上去的，只怕就見不得水面了。」即取一盆水，一把筲帚，叫皂隸一頓洗刷，果然字都不見了。知縣對賣米的道：「論理該打幾板，只是怕結你兩下的冤仇。以後要財上分明，切不可如此。」又對賣糖的道：「料他不是偷你的，或者對門對戶借去用用，因你忘記取討，他便久假不歸。又怕你認得，所以寫上幾個字。這不過是貪愛小利，與逾牆挖壁的不同，你不可疑他作賊。」說完，兩家齊叫青天，磕頭禮拜，送知縣起轎去了。那看的人沒有一個不張牙吐舌道：「這樣的人，才不枉教他做官。」至今傳頌以為奇事。

看官，要曉得這事雖奇，也還是小聰小察，只當與百姓講個笑話一般，無關大體。做官的人，既要聰明，又要持重。凡遇鬥毆相爭的小事，還可以隨意判斷；只有人命、姦情二事，一關生死，一關名節，須要靜氣虛心，詳審復讞，就是審得九分九釐九毫是實，只有一毫可疑，也還要留些餘地，切不可草草下筆，做個鐵案如山，使人無可出入。

如今的官府只曉得人命事大，說到審姦情，就像看戲文的一般，巴不得借他來燥脾胃。不知姦情審屈，常常弄出人命來，一事而成兩害，起初那裡知道？如今聽在下說一個來，便知其中利害。

正德初年，四川成都府華陽縣有個童生，姓蔣名瑜，原是舊家子弟。父母在日，曾聘過陸氏之女，只因喪親之後，屢遇荒年，家無生計，弄得衣食不週。

陸家頗有悔親之意，因受聘在先，不好啟齒。蔣瑜長陸氏三年，一來因手頭乏鈔，二來因妻子還小，故此十八歲上，還不曾取妻過門。

他隔壁有個開緞鋪的，叫做趙玉吾，為人天性刻薄，慣要在外人面前賣弄家私，及至問他借貸，又分毫不肯。更有一樁不好，極喜談人閨閣之事。坐下地來，不是說張家扒灰，就是說李家偷漢。所以鄉黨之內，沒有一個不恨他的。

年紀四十多歲，止生一子，名喚旭郎。相貌甚不濟，又不肯長，十五六歲，只像十二三歲的一般。性子癡癡呆呆，不知天曉日夜。

有個姓何的木客，家資甚富。妻生一子，妾生一女，女比趙旭郎大兩歲。玉吾因貪他殷實，兩個就做了親家。不多幾時，何氏夫妻雙雙病故。

彼時女兒十八歲了，玉吾要娶過門，怎奈兒子尚小，不知人事；欲待不娶，又怕他兄妹年相彷彿，況不是一母生的，同居不便。玉吾是要談論別人的，只愁弄些話靶出來，把與別人談論。就央媒人去說，先接過門，待兒子略大一大，即便完親，何家也就許了。

及至接過門來，見媳婦容貌又標緻，性子又聰明，玉吾甚是歡喜。只怕嫌他兒子癡呆，把媳婦頂在頭上過日，任其所欲，求無不與。那曉得何氏是個貞淑女子，嫁雞逐雞，全沒有憎嫌之意。玉吾家中有兩個扇墜，一個是漢玉的，一個是迦楠香的，玉吾用了十餘年，不住的弔在扇上，今日用這一個，明日用那一個。其實兩件合來直不上十兩之數，他在人前誇富，說直五十兩銀子。

一日要買媳婦的歡心，教妻子拿去，任他揀個中意的用。

何氏拿了，看不釋手，要取這個，又丟不得那個；要取那個，又丟不得這個。

玉吾之妻道：「既然兩個都愛，你一總拿去罷了。公公要用，他自會買。」何氏果然兩個都收了去，一般輪流弔在扇上。

若有不用的時節，就將兩個結在一處，藏在紙匣之中。

玉吾的扇墜被媳婦取去，終日捏著一把光光的扇子，鄰捨家問道：「你那五十兩頭如今那裡去了？」玉吾道：「一向是房下收在那邊，被媳婦看見，討去用了。」眾人都笑了一笑。

內中也有疑他扒灰，送與媳婦做表記的；也有知道他兒子不中媳婦之意，借死寶去代活寶的。口中不好說出，只得付之一笑。玉吾自悔失言，也只得罷了。

卻說蔣瑜因家貧，不能從師，終日在家苦讀。書房隔壁就是阿氏的臥房，每夜書聲不到四更不住。一日何氏問婆道：「隔壁讀書的是個秀才，是個童生？」

婆答應道：「是個老童生，你問他怎的？」何氏道：「看他讀書這等用心，將來必定有些好處。」他這句話是無心說的，誰想婆竟認為有意。當晚與玉吾商量道：「媳婦的臥房與蔣家書房隔壁，日間的話無論有心無心，到底不是一件好事，不如我和你搬到後面去，教媳婦搬到前面來，使他朝夕不聞書聲，就不動憐才之念了。」玉吾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揀了一日，就把兩個房換轉來。

不想又有湊巧的事，換不上三日，那蔣瑜又移到何氏隔壁啣啣唔唔讀起書來。

這是甚麼原故？只因蔣瑜是個至誠君子，一向書房做在後面的，此時聞得何氏在他隔壁做房，瓜李之嫌，不得不避，所以移到前面來。趙家搬房之事，又不曾知會他，他那裡曉得？

本意要避嫌，誰想反惹出嫌來。

何氏是個聰明的人，明知公婆疑他有邪念，此時聽見書聲，愈加沒趣，只說蔣瑜有意隨著他，又愧又恨。

玉吾夫妻正在驚疑之際，又見媳婦面帶慚色，一發疑上加疑。玉吾道：「看這樣光景，難道做出來了不成？」其妻道：「雖有形跡，沒有憑據，不好說破他，且再留心察訪。」看官，你道蔣瑜、何氏兩個搬來搬去弄在一處，無心做出有心的事來，可謂極奇極怪了；誰想還有怪事在後，比這樁事更奇十倍，真令人解說不來。

一日蔣瑜在架上取書來讀，忽然書面上有一件東西，像個石子一般。取來細看，只見：形如雞蛋而略扁，潤似密蠟而不黃。手摸似無痕，眼看始知紋路密；遠觀疑有玷，近覘才識土斑生。做手堪誇，雕斲渾如生就巧；玉情可愛，溫柔卻似美人膚。歷時何止數千年，閱人不知幾百輩。

原來是個舊玉的扇墜。蔣瑜大駭道：「我家向無此物，是從那裡來的？我聞得本境五聖極靈，難道是他攝來富我的不成？」

既然神道會攝東西，為甚麼不攝些銀子與我？這些玩器寒不可衣，饑不可食，要他怎的？」又想一問道：「玩器也賣得銀子出來。不要管他，將來弔在扇上，有人看見要買，就賣與他。

但不知價值幾何，遇到識貨的人，先央他估一估。」就將線穿好了，弔在扇上，走進走出，再不見有人問起。

這一日合該有事，許多鄰舍坐在樹下乘涼，蔣瑜偶然經過。

鄰舍道：「蔣大官讀書忒煞用心，這樣熱天，便在這邊涼涼了去。」蔣瑜只得坐下。口裡與人閒談，手中倒拿著扇子，將玉墜掉掉去，好欺眾人的向端。

就有個鄰舍道：「蔣大官，好個玉墜，是那裡來的？」蔣瑜道：「是個朋友送的，我如今要賣，不知價值幾何？列位替我估一估。」眾人接過去一看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不則聲。蔣瑜道：「何如？可有個定價？」眾人道：「玩器我們不識，不好亂估，改日尋個識貨的來替你看。」蔣瑜坐了一會，先回去了。眾人中有幾個道：「這個扇墜明明是趙玉吾的，他說把與媳婦了，為甚麼到他手裡來？莫非小蔣與他媳婦有些勾而搭之，送與他做表記的麼？」有幾個道：「他方纔說是人送的。這個窮鬼，那有人把這樣好東西送他？不消說是趙家媳婦嫌太夫醜陋，愛他標緻，兩個弄上手，送他的了，還有甚麼疑得？」有一個尖酸的道：「可恨那老亡八平日輕嘴薄舌，慣要說人家隱情，我們偏要把這樁事塞他的口。」又有幾個老成的道：「天下的物件相同的多，知是不是？明日只說蔣家有個玉墜，央我們估價，我們不識貨，教他來估，看他認不認，就知道了。若果然是他的，我們就刻薄他幾句，燥燥脾胃，也不為過。」算計定了。

到第二日，等玉吾走出來，眾人招攬他在店中，坐了一會，就把昨日看扇墜估不出價來的話說了一遍，玉吾道：「這等何不待我去看看？」有幾個後生的，竟要同他去，又有幾個老成的，朝後生搖搖頭道：「教他拿來就是了，何須去得？」看官，你道他為甚麼不教玉吾去？他只怕蔣瑜見了對頭，不肯拿出扇墜來，沒有憑據，不好取笑他，故此只教一兩個去，好騙他的出來。這也是慮得到的去處。

誰知蔣瑜心無愧作，見說有人要看，就交與他，自己也跟出來。見玉吾高聲問道：「老伯，這樣東西是你用慣的，自然瞞你不得，你道價值多少？」玉吾把墜子捏了，仔細一看，登時失了形，臉上脹得通紅，眼裡急得火出。眾人的眼睛相在他臉上，他的眼睛相在蔣瑜臉上。

蔣瑜的眼睛沒處相得，只得笑起來道：「老伯莫非疑我寒儒家裡，不該有這件玩器麼？老實對你說，是人送與我的。」

玉吾聽見這兩句話，一發火上加油，只說蔣瑜睡了他的媳婦，還當面譏諷他，竟要咆哮起來。仔細想一想道：「眾人在面前，我若動了聲色，就不好開交，這樣醜事揚開來，不成體面。」

只得收了怒色，換做笑容，朝蔣瑜道：「府上是舊家，玩器儘有，何必定要人送？只因舍下也有一個，式樣與此相同，心上躊躇，要買去湊成一對，恐足下要索高價，故此察言觀色，才敢啟口。」蔣瑜道：「若是老伯要，但憑見賜就是，怎敢論價？」

眾人看見玉吾的光景，都曉得是了，到背後商量道：「他若拚幾兩銀子，依舊買回去滅了跡，我們把甚私塞他的嘴？」就生個計較，走過來道：「你兩個不好論價，待我們替你們作中。」

趙老爹家那一個，與迦楠墜子共是五十兩銀子買的，除去一半，該二十五兩。如今這個待我們拿了，趙老爹去取出那一個來比一比好歹。若是那個好似這個，就要減幾兩；若是這個好似那個，就要增幾兩；若是兩個一樣，就照當初的價錢，再沒得說。」

玉吾道：「那一個是婦人家拿去了，那裡還討得出來？」眾人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公公問媳婦要，怕他不肯？你只進去討，只除非不在家裡就罷了，若是在家裡，自然一討就拿出來的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把玉墜取來藏在袖中了。玉吾被眾人逼不過，只得假應道：「這等且別，待我去討；肯不肯明日回話。」眾人做眼做勢的作別。蔣瑜把扇墜放在眾人身邊，也回去了。

卻說玉吾怒氣衝衝的回到家中，對妻子一五一十說了一遍。

說完，摩胸拍桌，氣個不了。

妻子道：「物件相同的盡多，或者別是一個也不可。待我去討討看。」就往媳婦房中，說：「公公要討玉墜做樣，好去另買，快拿出來。」何氏把紙匣揭開一看，莫說玉墜，連迦楠看的都不見了，只得把各箱各籠倒翻了尋。

還不曾尋得完，玉吾之妻就罵起來道：「那淫婦，我一向如何待你？你做了這樣醜事來！扇墜送與野老公去了，還故意東尋西尋，何不尋到隔壁人家去！」何氏道：「婆婆說差了，媳婦又不曾到隔壁人家去，隔壁的人又不曾到我家來，有甚麼醜事做得？」玉吾之妻道：「從來偷情的男子，養漢的婦人，個個是會飛的，不須從門裡出入，這牆頭上，房樑上，那一處扒不過人來，丟不過東西去？」何氏道：「照這樣說來，分明是我與人有甚麼私情，把扇墜送他去了。這等還我一個憑據地！」

說完，放聲大哭，顛作不了。

玉吾之妻道：「好淫婦，你的賊證現被眾人拿在那邊，還要強嘴！」就把蔣瑜拿與眾人看，眾人拿與玉吾看的說話備細說了一遍。說完，把何氏勒了一頓面光。

何氏受氣不過，只要尋死。玉吾恐怕鄰舍知覺，難於收拾，呼得倒叫妻子忍耐，吩咐丫鬚勸住何氏。

次日走出門去，眾人道：「扇墜一定討出來了！」玉吾道：「不要說起，房下同媳婦要，他說娘家拿去了，一時討不來，待慢慢去鬪。」眾人道：「他又沒父母，把與那一個？難道送他令史不成？」有一個道：「他令兄與我相熟，待我去討來。」

說完，起身要走。

玉吾慌忙止住道：「這是我家的東西，為何要列位這等著急？」眾人道：「不是，我們前日看見，明明認得是你家的，為甚麼在他手裡？起先還只說你的度量寬弘，或者明曉得甚麼原故把與他的，所以拿來試你。不想你原不曉得，畢竟是個正氣的人，如今府上又討不出那一個，他家又現有這一個，隨你甚麼人，也在疑惑起來了。我們是極有涵養的，尚且替你耐不住，要查個明白；你平素是最喜批評別人的，為何輪到自己身上，就這等厚道起來？」玉吾起先的肚腸，一味要忍耐，恐怕查到實處，要壞體面，壞了體面，媳婦就不好相容。所以只求掩過一時，就可以禁止下次，做個啞婦被奸，朦朧一世也罷了。

誰想人住馬不住，被眾人說到這個地步，難道還好存厚道不成？

只得拚著媳婦做事了。

就對眾人歎一口氣道：「若論正理，家醜不可外揚。如今既蒙諸公見愛，我也忍不住了。一向疑心我家淫婦與那個畜生有些勾當，只因沒有憑據，不好下手。如今有了真贓，怎麼還禁得住？只是告起狀來，須要幾個干證，列位可肯替我出力麼？」

眾人聽見，齊聲喝采道：「這才是個男子。我們有一個不到官的，必非人類。你快去寫起狀子來，切不可中止。」玉吾別了眾人，就尋個訟師，寫一張狀道：告狀人趙玉吾，為奸拐戕拿事：獸惡蔣瑜，欺男幼懦，覬媳姿容，買屋結鄰，穴牆窺誘。

凱媳憎夫貌劣，苟合從奸，明去暗來，匪朝伊夕。忽於本月某夜，席捲衣玩千金，隔牆拋運，計圖挈拐。身覺喊鄰圍救，遭傷幾斃。能裡某等參證。竊思受辱被奸，情方切齒，誣財殺命，勢更寒心，叩天正法，扶倫斬奸。上告。

卻說那時節成都有個知府，做官極其清正，有「一錢太守」之名；又兼任耳目，不受囑托。百姓有狀告在他手裡，他再不批屬縣，一概親提。審明白了，也不申上司，罪輕的打一頓板子，逐出免供；罪重的立刻斃諸杖下。

他生平極重的是綱常倫理之事，他性子極惱的是傷風敗俗之人。凡有姦情告在他手裡，原告沒有一個不贏，被告沒有一個不輸到底。

趙玉吾將狀子寫完，竟奔府裡去告，知府閱了狀詞，當堂批個「准」字，帶入後衙。次日檢點隔夜的投文，別的全在，只少了一張告姦情的狀子。知府道：「必定是衙門人抽去了。」

及至升堂，將值日書吏夾了又打，打了又夾，保是不招。只得差人教趙玉吾別補狀來。狀子補到，即便差人去拿。

卻說蔣瑜因扇墜在鄰捨身邊，日日去討，見鄰舍只將別話支吾，又聽見趙家婆媳之間吵吵鬧鬧，甚是疑心。及至差人奉票來拘，才知扇墜果是趙家之物。心上思量道：「或者他媳婦在樑上窺我，把扇墜丟下來，做個潘安擲果的意思。我因讀書用心，不曾看見，也不可知。我如今理直氣壯，到官府面前照直說去。官府是吃鹽米的，料想不好難為我。」故此也不訴狀，竟去聽審。

不上幾日，差人帶去投到，掛出牌來，第一起就是奸拐戕命事。知府坐堂，先叫玉吾上去問道：「既是蔣瑜奸你媳婦，為甚麼兒子不告狀，要你做公的出名？莫非你也與媳婦有私，在房裡撞著姦夫，故此爭鋒告狀麼？」玉吾磕頭道：「青天在上，小的是敦倫重禮之人，怎敢做禽獸聚麀之事？只因兒子年幼，媳婦雖娶過門，還不曾並親，雖有夫婦之名，尚無唱隨之實。況且年輕口訥，不會講話，所以小的自己出名。」知府道：「這等他奸你媳婦有何憑據，甚麼人指見，從直講來。」玉吾知道官府明白，不敢駕言，只將媳婦臥房與蔣瑜書房隔壁，因蔣瑜挑逗媳婦，媳婦移房避他，他又跟隨引誘，不想終久被他姦淫上手，後來天理不容，露出贓據，被鄰舍拿住的話，從直說去。

知府點頭道：「你這些話，到也像是真情。」又叫干證去審。只見眾人的話，與玉吾句句相同，沒有一毫滲漏，又有玉墜做了奸贓，還有甚麼疑得？就叫蔣瑜上去道：「你為何引誘良家女子，肆意姦淫？又騙了許多財物，要拐他逃走，是何道理？」蔣瑜道：「老爺在上，童生自幼喪父，家貧刻苦，礪志功名，終日刺股懸樑，尚博不得一領藍衫掛體，那有功夫去鑽穴逾牆？只因數日之前，不知甚麼原故在書架上檢得玉墜一枚，將來弔在扇上，眾人看見，說是趙家之物，所以不察虛實，就告起狀來。這玉墜是他的不是他的，童生也不知道，只是與他媳婦並沒有一毫姦情。」知府道：「你若與他無姦，這玉墜是飛到你家來的不成？不動刑具，你那裡肯招！」叫皂隸：「夾起來！」皂隸就把夾棍一丟，將蔣瑜鞋襪解去，一雙雪白的嫩腿，放在兩塊檀木之中，用力一收，蔣瑜喊得一聲，暈死去了。

皂隸把他頭髮解開，過了一會，方纔甦醒。

知府問道：「你招不招？」蔣瑜搖頭道：「並無姦情，叫小的把甚麼招得？」知府又叫皂隸重敲。敲了一百，蔣瑜熬不過疼，只得喊道：「小的願招！」知府就叫鬆了。

皂隸把夾棍一鬆，蔣瑜又死去一刻，才醒來道：「他媳婦有心到小的是真，這玉墜是他丟過來引誘小的，小的以禮法自守，並不曾敢去姦淫他。老爺不信，只審那婦人就是了。」知府道：「叫何氏上來！」看官，但是官府審姦情，先要看婦人的容貌。若還容貌醜陋，他還半信半疑，若是遇著標緻的，就道他有誨淫之具，不審而自明瞭。彼時何氏跪在儀門外，被官府叫將上去，不上三丈路，走了一二刻時辰，一來腳小，二來膽層。及至走到堂上，雙膝跪下，那象沒有骨頭的一般，竟要隨風吹倒，這一種軟弱之態，先畫出一幅美人圖了。

知府又叫抬起頭來，只見他俊臉一抬，嬌羞百出，遠山如畫，秋波欲流，一張似雪的面孔，映出一點似血的朱唇，紅者愈紅，白者愈白。

知府看了，先笑一笑，又大怒起來道：「看你這個模樣，就是個淫物了。你今日來聽審，尚且臉上搽了粉，嘴上點了胭脂，在本府面前扭扭捏捏，則平日之邪行可知，姦情一定是真了。」看官，你道這是甚麼原故？只因知府是個老實人，平日又有些懼內，不曾見過美色，只說天下的婦人畢竟要搽了粉才白，點了胭脂才紅，扭捏起來才有風致，不曉得何氏這種姿容態度是天生成的，不但扭捏不來，亦且洗滌不去，他那裡曉得？

說完了又道：「你好好把蔣瑜奸你的話從直說來，省得我動刑具。」何氏哭起來道：「小婦人與他並沒有姦情，教我從那裡說起？」知府叫撐起來，皂隸就喝一聲，將他纖手扯出。可憐四個筍尖樣的指頭，套在筆管裡面，抽將攏來，教他如何熬得？少不得嬌啼婉轉，有許多可憐的態度做出來。知府道：「他方纔說玉墜是你丟去引誘他的，他在歸罪於你，你怎麼還替他隱瞞？」何氏對著蔣瑜道：「皇天在上，我曾丟玉墜與你？起先我在後面做房，你在後面讀書引誘我；我搬到前面避你，你又跟到前面來。只為你跟來跟去，起了我公婆疑惑之心，所以陷我至此。我不埋怨你就勾了，你到冤屈我起來！」說完，放聲大哭。

知府肚裡思量道：「看他兩邊的話漸漸有些合攏來了。這樣一個標緻後生，與這樣一個嬌豔女子，隔著一層單壁，乾柴烈火，豈不做出事來？如今只看他原夫生得如何，若是原夫之貌好似蔣瑜，還要費一番推敲；倘若相貌庸劣，自然情弊顯然了。」就叫吩咐道：「且把蔣瑜收監，明日帶趙玉吾的兒子來，再作一審，就好定案。」只見蔣瑜送入監中，十分狼狽。禁子要錢，腳骨要醫，又要送飯調理，囊中沒半文，教他把甚麼使費？只得央人去問岳丈借貸。

陸家一向原有悔親之心，如今又見他弄出事來，一發是眼中之釘、鼻頭之醋了，那裡還有銀子借他？就回覆道：「要借貸是沒有，他若肯退親，我情願將財禮送還。」蔣瑜此時性命要緊，那裡顧得體面？只得寫了退婚文書，央人送去，方纔換得些銀子救命。

且說知府因接上司，一連忙了數日，不曾審得這起姦情。

及至公務已完，才叫原差帶到，各犯都不叫，先叫趙旭郎上來。

旭郎走到丹墀，知府把他仔細一看，是怎生一個模樣？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面似退光黑漆，發如鬢累金絲。鼻中有涕眼多脂，滿臉密麻麻痣。劣相般般俱備，誰知更有微疵。瞳人內有好花枝，睜著把官斜視。

知府看了這副嘴臉，心上已自了然。再問他幾句話，一字也答應不來，又知道是個憨物。就道：「不消說了，叫蔣瑜上來。」

蔣瑜走到，膝頭上曾著地，知府道：「你如今招不招？」

蔣瑜仍舊照前說去，只不改口。知府道：「再夾起來！」看官，你道夾棍是件甚麼東西，可以受兩次的？熬得頭一次不招，也就是個鐵漢了；臨到第二番，莫說答杖徒流的活罪寧可認了，不來換這個苦吃，就是吹頭別足、凌遲碎剮的極刑，也只得權且認了，挨過一時，這叫做「在生一日，勝死千年」。

為民上的要曉得，犯人口裡的話，無心中試出來的者是真情，夾棍上逼出來的總非實據。從古來這兩城無情之木不知屈死了多少良民，做官的人少用他一次，積一次陰功，多用他一番，損一番陰德，不是甚麼家常日用的傢伙離他不得的。

蔣瑜的腳骨前次夾匾了，此時還不曾復原，怎麼再吃得這個苦？就喊道：「老爺不消夾，小的招就是了！何氏與小的通姦是實，這玉墜是他送的表記。小的家貧留不住，拿出去賣，被人認出來的。所招是實。」知府就丟下簽來，打了二十。

叫趙玉吾上去問道：「姦情審得是真了，那何氏你還要他做媳婦麼？」趙玉吾道：「小的是有體面的人，怎好留失節之婦？情願教兒子離婚。」知府一面教畫供，一面提起筆來判道：審得蔣瑜、趙玉吾比鄰而居。趙玉吾之媳何氏，長夫數年，雖賦桃夭，未經合巹。蔣瑜書室，與何氏臥榻相隔一牆，怨曠相挑，遂成苟合。何氏以玉墜為贈，蔣瑜貧而售之，為眾所獲，交相播傳。趙玉吾恥蒙牆茨之聲，遂有是控。據瑜口供，事事皆實。盜淫處女，擬辟何辭？因屬和姦，姑從輕擬。何氏受玷之身，難與良人相區匹，應遣大歸。趙玉吾家范不嚴，薄杖示儆。

眾人畫供之後，各各討保還家。

卻說玉吾雖然贏了官司，心上到底氣憤不過，聽說蔣瑜之妻陸氏已經退婚，另行擇配，心上想道：「他奸我的媳婦，我如今偏要娶他的妻子，一來氣死他，二來好在鄰舍面前說嘴。」

雖然聽見陸家女兒容貌不濟，只因被那標緻媳婦弄怕了，情願娶個醜婦做良家之寶，就連夜央人說親。陸家貪他豪富，欣然許了。

玉吾要氣蔣瑜，分外張其聲勢，一邊大吹大擺，取親進門；一連做戲排筵，酬謝鄰里。欣欣烘烘，好不鬧熱。

蔣瑜自從夾打回來，怨深刻骨；又聽見妻子嫁了仇人，一發咬攻切齒。隔壁打鼓，他在那邊捶胸；隔壁吹簫，他在那邊歎氣，欲待撞死，又因大冤未雪，死了也不瞑目，只得貪生忍恥，過了一月有餘。

卻說知府審了這樁怪事之後，不想衙裡也弄出一樁怪事來。

只因他上任之初，公子病故，媳婦一向寡居，甚有節操。知府有時與夫人同寢，有時在書房獨宿。

忽然一日，知府出門拜客，夫人到他書房間玩，只見他牀頭邊帳子外有一件東西，塞在壁縫之中。取下來看，卻是一隻繡鞋。夫人仔細識認，竟像媳婦穿的一般。就藏在袖中，走到媳婦房裡，將牀底下的鞋子數一數，恰好有一隻單頭的，把袖中那一隻取出來一比，果然是一雙。

夫人平日原有醋癖，此時那裡忍得妝少不得，千淫婦、萬娼婦，將媳婦罵起來。媳婦於心無愧。怎肯受這樣鬱氣？就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鬥個不了。

正鬥在鬧熱頭上，知府拜客回來，聽見婆媳相爭，走來勸解，夫人把他一頓「老扒灰、老無恥」罵得口也不開。走到書房，問手下人道：「為甚麼原故？」手下人將牀頭邊尋出東西，拿去合著油瓶蓋的說話細細說上。

知府氣得目定口呆，不知那裡說起，正要走去與夫人分辯，忽然丫鬟來報道：「大娘子吊死了！」知府急得手腳冰冷，去埋怨夫人，說他屈死人命。夫人不由分說，一把揪住，將面上鬚鬚捋去一半。

自古道：「蠻妻拗子，無法可治。」知府怕壞官箴，只得忍氣吞聲，把媳婦殯殮了。一來肚中氣悶不過，無心做官，二來面上少了鬚鬚，出堂不便，只得入上司告假一月，在書房靜養。

終日思量去想了一月，忽然大叫起來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」

就喚丫鬟一面請夫人來，一面叫家人伺候。及至夫人請到，知府問前日的鞋子在那裡尋出來的？夫人指了壁洞道：「在這個所在。你藏也藏得好，我尋也尋得巧。」知府對家人道：「你替我依這壁洞拆將進去。」家人拿了一把薄刀，將磚頭撬去一塊，回覆道：「裡面是精空的。」知府道：「正在空處可疑，替我再拆。」家人又拆去幾塊磚，只見有許多老鼠跳將出來。知府道：「是了，看裡面有甚麼東西？」只見家人伸手進去，一連扯出許多物件來，布帛菽粟，無所不有。裡面還有一張繡紙，展開一看，原來是前日查檢不到、疑衙門人抽去了那張姦情狀子。

知府長歎一聲道：「這樣冤屈的事，教人那裡去伸！」夫人也豁然大悟道：「這等看來，前日那只鞋子也是老鼠銜來的。

只因前半只尖，後半只禿，他要扯進洞去，扯到半中間，高底礙住扯不進，所以留在洞中了。可惜屈死了媳婦一條性命！」

說完，捶胸頓足，悔個不了。

知府睡到半夜，又忽然想起那樁姦情事來，躊躇道：「官府衙裡有老鼠，百姓家裡也有老鼠，焉知前日那個玉墜不與媳婦的鞋子一般，也是老鼠銜去的？」思量到此，等不到天明，就教人發柳，一連發了三柳，天也明瞭。走出堂去，叫前日的原差將趙玉吾、蔣瑜一干人犯帶來復審。蔣瑜知道，又不知那頭禍發，冷灰裡爆出炒豆來，只得走來伺候。

知府叫蔣瑜、趙玉吾上去，都一樣問道：「你們家裡都養貓麼？」兩個都應道：「不養。」知府又問道：「你們家裡的老鼠多麼？」兩人都應道：「極多。」知府就吩咐一個差人，押了蔣瑜回去，「凡有鼠洞，可拆進去，裡面有甚麼東西，都取來見我。」差人即將蔣瑜押去。

不多時，取了一篋的零碎物件來。知府教他兩人細認，不是蔣家的，就是趙家的。內中有一迦楠香的扇墜，咬去一小半，還剩一大半。

趙玉吾道：「這個香墜就是與那個玉墜一齊交與媳婦的。」

知府道：「是了，想是兩個結在一處，老鼠拖到洞口，咬斷了線掉下來的。」對蔣瑜道：「這都是本府不明，教你屈受了許多刑罰，又累何低冒了不潔之名，慚愧慚愧。」就差人去喚何氏來，當堂吩咐趙玉吾道：「你並不曾失節，原原領回去做媳婦。」趙玉吾磕頭道：「小的兒子已另娶了親事，不能兩全，情願聽他別嫁。」知府道：「你娶甚麼人家女兒，這等成親得快？」蔣瑜哭訴道：「老爺不問及此，童生也不敢伸冤，如今只得哀告了：他娶的媳婦，就是童生的妻子。」知府問甚麼原故，蔣瑜把陸家愛富嫌貧，趙玉吾恃強壓娶的話一一訴上。

知府大怒道：「他倒不曾奸你媳婦，你的兒子倒奸了他的髮妻，這等可惡！」就丟下簽來，趙玉吾重打四十，還要問他重罪。

玉吾道：「陸氏雖娶過門，還不曾與兒子並親，送出來還他就是。」知府就差人立取陸氏到官，要思量斷還蔣瑜。不想陸氏拘到，知府教他抬頭一看，只見發黃臉黑，腳大身矮，與趙玉吾的兒子卻好是天生一對，地產一雙。

知府就對蔣瑜指著陸氏道：「你看他這個模樣，豈是你的好婿？」又指著何氏道：「你看他這種姿容，豈是趙旭郎的伉儷？這等看來，分明是造物憐你們錯配姻緣，特地著老鼠做個氤氳使者，替你們改正過來的。本府就做了媒人，把何氏配你。」

喚庫吏取一百兩銀子，賜與何氏備妝奩。一面取花紅，喚吹手，就教兩人在丹墀下拜堂，迎了回去。

後來蔣瑜、何氏夫妻恩愛異常。不多時宗師科考，知府就將蔣瑜薦為案首，以儒士應試，鄉會聯捷。後來由知縣也升到四品黃堂，何氏受了五花封誥，俱享年七十而終。

卻說知府自從審屈了這樁詞訟，反躬罪己，申文上司，自求罰俸。後來審事，再不敢輕用夾棍。

起先做官，百姓不怕他不清，只怕他太執；後一味虛衷，凡事以前車為戒，百姓家家尸祝，以為召父再生。後來再做到侍郎才

住。只因他生性極直，不會藏匿隱情，常對人說及此事，人都道：「不信川老鼠這等利害，媳婦的鞋子都會拖到公公房裡來。」

後來就傳為口號，至今叫四川人為川老鼠。又說傳道四川人娶媳婦，公公先要扒灰，如老鼠打洞一般，尤為可笑。四川也是道德之鄉，何嘗有些惡俗？我這回小說，一來勸做官的，非人命強盜，不可輕動夾足之刑，常把這樁姦情做個殷鑒；二來教人不可像趙玉吾輕嘴薄舌，談人閨闈之事，後來終有報應；三來又為四川人暴白老鼠之名，一舉而三善備焉，莫道野吏無益於世。